

●/书情播报

出版界竞相出版改革开放30周年图书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世界出现了一个“中国奇迹”，华夏古国从经济崩溃的边缘成长为全球第4大经济体。为此，一大批以“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为主题的图书纷纷出炉，记者从新闻出版总署官方网站获悉：截至4月2日，全国已有220家出版社申报选题1120余种，选题范围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行业和领域，呈现出百花齐放之态。

“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图书品种繁多，已从出版的图书来看，风格方式打破了以往惯有的综述式手法，各有特色，令人耳目一新。

●/奥运图书书摘

奥运冠军中国缘

埃瑞克·理德尔的故事

奥运会短跑冠军埃瑞克·理德尔出生在中国的天津。他的父亲是一位传教士，长期生活在中国，埃瑞克的童年，是在中国的乡村度过的。

在上小学之前，埃瑞克和母亲一起回到英国，中学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同时，埃瑞克的短跑天才也显露出来。期间，他已成为英国引人瞩目的短跑运动员了。

在19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埃瑞克并没有参加男子100米和4×100米接力项目的比赛，原因是比赛的那天是星期天，他作为一名虔诚的教徒，不能在星期天参加比赛。于是他选择了放弃100米转而参加200米和400米比赛。

在巴黎奥运会上，当“飞人”们都在跑道上比赛100米的时候，埃瑞克自己找了一个天主教堂，完成了一次普通的礼拜。

埃瑞克跑步的姿势很有特点。当他奋力疾跑的时候，他的头高高地昂起来，似仰望天空；而他的双膝在跑步的时候则不停地扭动，双脚也会用力地向后甩起。在那时的短跑比赛中，参赛者都习惯自己挖一个起跑坑，作用就像现在的起跑器一样，用来帮助提高起跑的速度。

6

第六版
2008年7月6日 星期日

●/著述与回想

只有打好基础，才能加快发展

——陈克勤同志《海南建省》读后感

■ 廖 逊

早就风闻海南省新闻出版局的老局长、一建省就担任文体厅副厅长的陈克勤同志，正在写这样一本书，不禁为他捏把汗：这可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当代人修史，亲历者多，众口难调，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无论怎么写都会惹来非议。而且，人们对一切事物的认识总要有个过程，当时觉得好的事，过后不见得好；当时觉得不好的事，过后不见得不好。读了这本书，才知我们的老书记许士杰同志临终前曾有重托，要求克勤同志不要离开海南，再过10年、20年之后，替他亲眼看看海南究竟能够建设成个什么样子，并写作这本书。仅凭这一点，我辈和许梁二老建省旧部，就都应该读一读它。

我属于20年前的“少壮派”厅级干部之列，工作岗位又在省政府的智囊团——发展研究中心，多年来经常在各种场合，向来自中央和国内外各地的客人介绍海南，一直被大家认为是对外省了解比较多的人。读了克勤同志的这本书，才知道自己原来懂得这么少。从弥补个人知识盲区着眼，我认为这本书最好看的，就是从改革开放到海南建省这一段。我从中看到了许多虽然早就熟知，却远远没有真正了解的老前辈、老领导，他们的昨天可真不容易。

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许士杰、梁湘这两位功劳赫赫、经验丰富的老革命，如何通过小平同志、王震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特殊考试，再从二线重返一线，慨然担当起了领导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大业的重任。在筹备建省到建省之初，许、梁二老又是如何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倾平生所积，从工作关系到战友感情，从社会威望到海外影响，统统无私地奉献给了海南。他们敞开胸怀迎接外脑，借助国内一流的专家学者，帮助清理工作思路，仅仅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海南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次软科学研究，就在方方面面的指导方针上统一了思想，使得全省上下万众一心，无一例外地在谈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小政府大社会”、“工业主导论”、“背靠大陆面向世界”、“自由贸易区”……

记得当年来自省外和国外的朋友，无不感到耳目一新，说“你们海南不愧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不愧是产生新观念新思想的地方！”如今时间已经过去过了20年，海南宣布建省、办经济特区之后，我们党已经召开过五次党代会，但是我们

目一新。比如中信出版社推出了《**开放中国：改革的30年记忆**》，以点对点，通过对30个人或口述历史、或还原现场、或记录结果等等的方式，来回述中国改革开放的种种变化及这些变化背后的推动力；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苏州农村改革30年**》从农村的角度切入，总结了农村改革的“苏南模式”；上海教育社推出的《**新的伟大革命——中国改革开放30年**》则以大型图册的形式，凝固住风云30年的历史记忆；中国经济出版社推出的《**强国之路：中国改革步入30年**》，用发展的视野和战略、总结、观察和俯瞰30年的改革开放。而上海人民出版社更是主力军，分

每次比赛前，埃瑞克不仅会挨个和所有的参赛者握手，还不忘把自己携带的工具借给别人，以便帮助他们尽快挖出一个起跑坑来。

因为他跑步的时候似乎不向前方看，所以有人曾经这样问他：你怎么知道终点线在哪里？埃瑞克平静地回答说：“上帝会指引我的。”

在巴黎奥运会上，埃瑞克只获得了200米比赛的第三名。在400米预赛中，他虽然跑出了自己的最好成绩，第一次突破了49秒大关，但还是没有拿到第一名，而只是名列第三。但在400米决赛中，他在前200米就跑出了22.2秒，只比200米的成绩慢了0.3秒——这种战术在所有的田径专家看来是极度愚蠢的。但埃瑞克在后半程并没有慢下来，他以惊人的速度跑完了全程，领先第二名有五米之多。赛后这位严肃的天主教徒甚至去参加了个盛大的探戈舞会，来庆祝自己的夺冠。回国以后，爱丁堡的人们为这位民族英雄举行了游行，万人空巷。

一年以后，埃瑞克重返中国，和父亲一起做起了传教士。1933年，他在中国结婚。那时日本人侵中国，后来一直打到了华北平原，当时埃瑞克正在天津一带。当时英国政府让所有滞留在中国的英国人都回国，但埃瑞克只把妻子和孩子送到了加拿大，自己却仍留在战火纷飞的中国。

别推出了反映民营经济异军突起的报告文学集《**珠三角民企英雄传**》以及反映国企组织运营大转型的纪实文学《**中国国企改革30年亲历记**》。

各大出版社力求将图书做精做好。即将出版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研究丛书**”(15本)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今年重点打造的一套图书。该丛书的负责人，格致出版社社长何元龙告诉记者，该项目经费预算高达500万元，平均各单项课题资金为20万元，经过历时一年的课题招标和申请工作，最终正式聘请了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科研院所的蔡昉、胡汝银、



摘自《奥运故事 365精选》
作者：北京电视台奥运故事365节目组
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他每天都骑着自行车，穿梭在乡间，不仅布道，还教当地的学生们数学和体育课。1943年，所有留在当地的美国籍和英国籍的外国人，都被日本军队关进了一座集中营。在那里，埃瑞克被指定为他们的临时负责人，仍然教授数学和负责体育活动。每天天刚蒙蒙亮，人们总会看到早起的埃瑞克在院子里诵读《圣经》，并为集中营里所有的人祈祷。

然而，随着生活条件的恶化，加上心情不愉快，本来就已经有病的埃瑞克，身体一天天地坏了下来。1945年，他在难坊的日本集中营里死于脑瘤。

45年以后，埃瑞克没有标记的墓碑被发现。人们为他立下了一块墓碑，上面刻着希伯来大预言家以赛亚的一句名言：“他们像雄鹰一样展翅翱翔，他们永远不知疲倦地奔跑。”

●/奥运图书书摘

奥运奇闻逸事

1896年4月6日，近代第一届奥运会克服重重困难，在历史名城雅典开幕。四年一轮回，奥运之路已走过一百多年。百年奥运，留下的不仅是令人回味无穷的感动，更有大量鲜为人知的奇闻趣事。

麦克阿瑟将军曾任美国队领队

第9届奥运会，美国队派出了249名选手，人数比东道主荷兰的246名选手还多。更让人吃惊的是，美国队的领队，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将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是美国历史上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他13岁进入西得克萨斯军校，经过4年中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在体育上，他爱好棒球和橄榄球，并且担任军校橄榄球队队长。19岁进入西点军校，成为西点精英。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是最年轻的准将，多次受奖。1919年至1922年，他重返西点，成为美军院校史上最年轻的校长，在这段时间里，他极其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使命，使西点军校重新焕发出耀眼的光彩，他领导西点军校迅速踏出发展变化的世界，开始了现代化的军事教育。

1923年，麦克阿瑟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少将，后来又成了美国最年轻的参谋长。他一生的历程是显赫的，但也是颇有争议的。

1928年，美国组成了强大的奥林匹克

阅 读 · 书话书评

那么，许士杰同志的打基础包括什么内容呢？克勤同志的书里讲得非常清楚：一是抓好农业，二是建设好基础设施、改善投资软硬环境，三是抓好教育。

许士杰同志曾作为老区副书记，多年在海南工作，深知海南农业基础薄弱，他没有赶上全国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内地大市场的形成，更没有赶上全国大市场拉动海南热带高效农业的飞跃发展。他当时最担心的，仍然是粮食。今天我们可以告慰许老的是，海南农产品的商品率已经高达95%以上，辽阔的大陆市场不仅已经成为海南农产品的可靠销路，而且提供了超过1/3的口粮和几乎全部的饲料。只要们我们坚持“背靠大陆、面向世界”，就不必再担心海南的“三农”问题。

许士杰同志没有看到环岛高速公路的全线开通，没有看到粤海铁路通道和西环线环岛铁路的建成，没有看到洋浦港的深水码头，没有看到凤凰、美兰两大国际机场，也没有看到海南电力工业的大发展，以及其他寄予厚望的海南炼油工业、汽车工业的艰难起飞。他没有看到改善投资软环境的艰难努力，和一连十几年的改革创新。但是他坚定地相信，投资软硬环境一日不改善，海南就一日不能振兴工业，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这英明预见，一再为后来的发展所证实。

许士杰同志没有看到后来海南教育的迅猛发展，高等院校从五所发展到十几所，城乡中小学教育日新月异。他认定教育上不去，肯定要拉海南腾飞的后腿。即使是在教育长足发展后的今天，他的观点仍然没有过时。

许士杰同志早就指出，海南的根本出路是建立自由贸易区，而又清醒地看到，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最大顾虑，是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他当时担心的，主要是海南人民的吃饭问题。但假如他亲眼看到，今天海南农产品最辽阔最稳定的市场，又偏偏是在祖国大陆，海南农业与大陆农业已经水乳交融，那么，真不知道他怎样才能两全其美，既保护好农民利益，又建成自由贸易区？

克勤同志的记叙起伏跌宕，虽然是粗线条的勾勒，仍不乏生动有趣、耐人寻味的细节。其中相当部分的一手资料，显然来自与许士杰同志共同人生前的深入交谈。对于刚刚发生的历史，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视角，凑在一起就能极大地接近完整，接近真实。

20年来，一批又一批领导同志退出领导岗位，谁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思自己参与的重大事件。其中不乏有写作能力的事件亲历者，虽然未必都能写出克勤同志那样的长篇大作，写些精彩片段总是可以的。也不见得非是光荣退休的老同志，不慎失足者也应该写，大家都要对历史负责任。更何况，克勤同志已经在前面，为我们开了这样好的一个头。

●/业界感言

固执与犯傻

——编辑生活杂感

■ 高 为

2003年初，头儿给我派了个活儿——找到商衍玺——最后一届科举考试（1904年）皇帝钦点之探花——的后人，重版《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从网上查询后得知，已故著名古文字学家、中山大学商承祚教授是商衍玺先生的曾嗣。于是我打电话给家住羊城的中山大学毕业生、与我有一面之雅的陆健东，问商承祚教授的子女是否有在中大工作的？巧得很，回答是不止一位，而且很快就给我提供了他们的电话。就这样，我同商志譔教授取得了联系。

商教授对重新出版其祖父的专著果然很有兴趣，但认为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初版于1958年），现在的读者对书中的典章、制度、人物等都有了相当的隔阂，应该加些注。而且，初版本有些印刷错误，也需要校正。另外，商衍玺先生还有一部专著——《太平天国科举考试记略》和几篇有关科举考试的文章，如《科举考试的回忆》《我中探花的经过》等，希望我们也能关注。我们当然很关注。双方商定，由商教授负责校注两部专著及有关文章，补充作者及家属照片、手迹和书中涉及的文物照片，我们负责将两部专著、五篇文章合为一卷出版。

1958年出版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商教授家里只有一本，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太平天国科举考试记略》手头还没有，还是在图书馆复印了该书，两书都是竖排繁体。商教授在两书的复印件上写出了自己的校注。为了祖父著作的出版，商教授两次从广州来天津，研究书的版式、开本、体例等等，书名最后定为《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

2004年，是商衍玺先生高中探花100周年暨诞辰130周年。7月，《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简体横排本终于出版了，前后历时一年半，他终于松了一口气，却高兴不起来——这样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35万6千字的原稿是社里同仁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二校由社会上经验丰富的老人完成，三校请的是本社资深的编审，费力不少，经济效益却不高，定价只有28元，只印了3300册（其中300册精装本是作者后人订购的）。而两个月前我责编的另一本书，只有八九万字，因为是全彩色印刷，定价却是33元，印数7000册。从经济效益上来说，后者的洋算是23.1万元，前者只有9.24万元，只是后者的40%，而且，我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

●/人文图书速递

《论剑》： 中国崛起的 战略思考



以关注中国政治、民主、民生、软实力等为着眼点，由《大国崛起》作者唐晋担纲主编的《论剑》系列丛书，近日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由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发行。数百名高层和专家学者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对中国发展现状进行深刻剖析，探讨了中国崛起进程中所面对的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危机，对目前的社会热点、难点、焦点问题一一归纳汇总和解答。

《论剑》系列丛书是众多高层领导和专家学者对中国战略问题、前沿问题的思考结晶，是一次立足于中国内政外交的高端论剑。该丛书共分七个部分：《论剑：新视野下的中国大战略（壹）》、《论剑：崛起进程中的中国式道路（壹）》、《论剑：崛起进程中的中国式战略（壹）》、《论剑：崛起进程中的中国式政治（壹）》、《论剑：崛起进程中的中国式民生（壹）》、《论剑：崛起进程中的中国式软实力（壹）》，其中《论剑：新视野下的中国大战略（壹）》面世稍早，短短时间内便销售近20万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中华民族，正以惊人的速度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随着我国快速发展带来的累累硕果，各种矛盾与问题也日益凸显，可以说，我国已经进入进行“内忧外患”的瓶颈期。“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城，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我们应有怎样的大战略、大视野、大谋略，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政治改革如何推进，民主的动力在哪里，文化软实力如何增强，民生问题如何有效解决……（李云）

副刊部主编
值班主任/刘健 主编/伍立杨 美编/石梁均

海南日报

上的精力，至少是另一本书的4倍，这样算起来，《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的投入产出比只是另一本书的十分之一，你说，我能高兴起来吗？

也许有人会说，不能光算经济账，还要考虑书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可是，现今对社会价值或学术价值高的著作并没有补贴，而人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只有经济价值。况且，出版社是自负盈亏的企业，上面不给一分钱，出版社又不像报社、杂志社、电台、电视台，那些单位都有大量的广告收入。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经济效益对出版社比对那些单位更重要，更生死攸关。

慢慢地我私下里奉行一个原则：读阳春白雪，读下里巴人。这样会省时省心省麻烦。比如，尽量读《论语》，而争取编什么“心得”“感悟”之类的东西，适应大众需要呗，不必非得把职业与事业划等号，也不必把工作当爱好。这样就会少些烦恼。用头儿的话说，假设你是卖臭豆腐的，要是自己每日三餐都以臭豆腐为主食，那你就毁了，道理没错，可理智与情感总是合不拢的，要是两者能完全统一，那就是圣人了。举例来说，理智告诉我应该读经典，但情感又诱使我读对《知音》《家庭》等大型小说。

再早几年我还编过大型双月刊《小说家》，那可比编学术书轻松多了。小说本来应当都是虚构的，你就不用于不存在的人物虚拟的对话去翻书查词典，也不用为核实人名地名找资料，你可以不打奔几地一路看下去。由于版面的原因，你还不会对几万字、十几万字的长中短篇小说大加反对，作者对此也是可以谅解的（再说，他们将来出作品集时，还有机会将全文恢复）。听说说杂志因差错率高而被召回的，而一年一度的图书质量检查却会使每个编辑颇为紧张——竭尽所能编出来的书，尤其是学术价值高、有一定理论深度和编辑难度的著作却成了废品，再主动去编这类书，那不是自讨苦吃吗？话虽如此，能够做到手的有思想、有理论深度的学术书稿，还是会情不自禁地主动去编，真正是地地道道不可救药的犯傻和犯贱。

两三年前还编过三辑《小说月报·原创故事版》，那就更轻松啦。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投送的稿件源源不断，而且大部分是网上来稿。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拆稿件，看邮件，我们只需阅读、筛选，多数篇幅不长，万八千字、四五千字、两三千字、千八百字，故事嘛。好玩，好看，好编，每天都有新故事、新段子，真是惬意极了！再也不用翻箱倒柜找参考书，再也不用认认真真上网查原著核对引文了，再也不用为图书质量年年抽检中了自己编的书而提心吊胆寝食不安了。编辑的东西学术含量越低、编辑含量越少，出错的机会就越少；读者群越大，经济效益就越好，编辑的成就感也就越高——越“堕落”，越快活。

只是，只是，偶尔重新拾起《管锥编》《极权主义的起源》《存在与时间》，竟有了恍如隔世之感，不禁怅然。